愚慮錄

愚慮錄卷四

戊子　　　　諸暨陳偉

左氏成六年傳近寶公室乃貧杜解近寶則民不務本偉按韋氏國語叁語注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按之後世農民居城郭者亦絕少是務本之民本不在都城與近寶何礙于公室之貧更何涉竊謂此時晉國已有君弱臣强之勢韓厥正恐都城近鹽世家大族因緣擅據則利歸私室（自管子以後列國之鹽皆當有課）而公室乃貧耳（七月下旬）

周禮大司徒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大司樂再變而致贏物禮記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皆以虎豹之屬當之賈氏周禮疏引考工記謂之贏屬以申鄭孔氏禮記疏引

大戴禮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陳氏集說从之王氏安石注周禮指爲鼃蟈之屬方氏慤解禮記用之偉按虎豹非原隰所宜之物事理甚明乃今爲授人時而作豈宜以人與鱗羽毛介並列呂氏必以周禮五動物分配五介無疑（倮即蠃字呂氏春秋作螺蓋譌）而周禮下文云其民豐肉而庳則蠃之非人尤顯然考工記以脂膏與蠃者對文故得爲虎豹之屬大戴禮統論天生人物故得以聖人與麟鳳龜龍對言義均與此不同然如王氏方氏之說則鼃蟈爲物太微不足當中央土所配且謂樂再變而致鼃蟈恐亦無是理又大司徒所列動植之物皆指民所資以養者于鼃蟈又何取則其說亦非反覆推求竊疑蠃或當爲畜屬如馬牛

驢豕之類尒疋釋畜本與釋獸別篇其物于原隰爲宜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戰馬能知戲策聲似亦樂所能致畜屬最近人故以配中央土其所以謂之羸者則或如鄭氏淺毛之說歟姑存以俟參

詩茲之永歎鄭箋茲此也偉按茲卽滋字說文茲艸木多益漢書何奴傳前世重之茲甚

左氏成七年傳爾以讒慝貪惏事君偉按貪惏指其分室兼言讒慝者殺子閻諸人時必于楚子前文致其罪也

禮月令火齊必得偉按上文湛熾必潔是漬米炊米已言之矣此復云火齊者蓋煎酒之法古已有之鄭注火齊腥熟之調也謂之腥者以肉諭酒也書酒誥腥聞在上是酒本得言腥酒之未煎者氣尤腥烈熟則平善故

以腥熟對文煎酒過熟則味不還煎之味必淡後乃漸復其初未熟則不能久藏故取其調孔疏以此句爲炊米和酒之時而以上文熾爲炊麴殊失鄭意且造麴固不須炊也

左氏文十七年傳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偉按子家口中將敝邑說作極敝極弱故發端用一雖字言雖我鄭國之事晉固當無所不至不能與他國等倫然能如此則何以不免乎

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章偉按適天子言反亦如之相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是告于祖奠于禰告于禰皆親也相見言五廟是適天子所言宗廟亦五廟也蓋人所逮事者唯祖父爲多事死如事生故將行必先親稟命及視朝成

行（下云告者五月而徧則此距行期尚須時日）而後命祝史徧告列祖以祖禰親而列祖尊也尊故弗敢褻也先稟于所親而後縣告于所尊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祝史之告仍及祖禰不嫌複者縣告宜統于同也相見唯言必告于禰又云反必親告于祖禰者遠事祖者則兼告祖不遠事祖則不告祖禰雖不遠事（如上章所云君薨而世子生）必無不告禰至親祖有尊道也至曾祖雖遠事亦不親告曾祖益尊也雖兼告祖禰而祖言告禰言奠儀亦殺有不同也

偉按上殺下殺旁殺（喪服小記文）此非聖人情之所欲乃勢之不得以已也祖曾高以及列祖皆父也祖曾高及列祖之子孫皆一人之身也而其勢不得不从殺此實天道使然

故聖人不能不順天制禮或以禮旣从殺家以當殺視之此不知禮者也所殺如此而于父母昆弟尙不能篤其孝友堪自問哉

詩鄘風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鄭箋朝有升气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气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子集傳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气有傷于陰陽之和也偉按蘇虹見東方主晴朝虹見西方主雨屢驗皆應是鄭說得之然鄭謂以比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則是以虹爲善矣與首章莫之敢指殊背竊謂詩蓋謂朝虹見則雨必應之猶淫奔者亦必有其類應之或至其風大行而不可止故以爲比而深惡之也

載馳三章分章朱子从眾稺且狂四章大夫君子偉按驟恨其情之不得申故目之為稺狂徐思夫義之無可畏乃偁之為君子詩得性情之正者蓋如此

左氏成八年傳夫狡焉杜解狡猾之人陸氏粲云狡焉當屬下為句偉按陸說得之而夫字當音扶發語詞杜以之人釋夫字故釋文不為作音于文勢殊未安

書馬牛其風十二何偉按此謂軍行途中及住紮之所故在甲戌我惟征徐戎之前馬牛臣妾皆指民家物言臣妾畏惡其主以軍士之勢主不敢詰故容有逋逃者解家多牽涉兩軍對壘時殊未協

左氏成九年傳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偉按鍾儀自七年被

因至此尚繫是土風外固未有學也而傳乃以不忘舊譽之昔人謂左氏浮誇者卽此類

禮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以者字别之當有不斬衰者又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偉按天子諸侯之臣皆服斬衰而此經奠祭時乃有不斬衰者按儀禮喪服疏衰無受章爲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儀禮喪服爲舊君三條惟此爲致仕者下二條則皆謂去國大夫 鄭注仕焉而已謂致仕者按後世大臣致仕居近境者與天子崩率多奔喪與臨陽制雖不可攷然揆情準理亦容有之論語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按是爲孔子致仕家居時朱注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尚與聞則君喪哭臨自無不與矣 經所云不斬衰者或卽指此以其致仕

無服故雖與朝夕哭而不得與奠祭之事也
又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氏集說壻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羅氏欽順鄭氏元錫毛氏奇齡皆以爲仍嫁此壻（按亦如之亦謂仍取此女可知）姜氏宸英則直以爲記者之過又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解家亦多非之

偉按後世名教綱常多不逮古而昏禮之嚴重則實過之如左氏春秋所載似不甚以改嫁爲恥其尤甚者後世雖大無道之世亦不聞有此大戴禮本命篇所載婦有七去後世唯因淫而出者最多其不順父母亦須已甚方出之餘五者則直廢格不行若無子與惡疾則必以出者爲大非蓋自軒轅創制儷皮漸密漸重以至于今故以今視古古猶爲疏且輕也商以前服盡通昏周則百世不通亦其徵矣知此則知舜娶堯女古本不以爲嫌古以親迎爲成昏之始後世則以許嫁爲成昏之始以親迎爲成昏之始則未親迎以前本不爲夫婦故免喪者雖弗取弗嫁而待之者弗能責禮記

也句特謂待之者自盡其禮之當然耳亦唯本不爲夫婦故以已行五禮之故而至衰斬衰往弔既葬則除服改嫁改娶乃爲循禮而行轉可不以爲嫌經文言夫壻者乃記者便文耳若後世既以許嫁爲成昏之始則二者皆必不可行否則由前之說無良之人必將借此悔昏無所不至由後之說女子亦無地自容矣然必曲爲訓釋以合後世人情則又不知禮以時異也經傳中以此意求之乃可四無窒礙

月令以固而閉鄭注而猶女也偉按特言以固閉耳加而字以成文也經傳中如此比者甚多鄭注殊曲

曾子問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偉按此當爲祭後釋辭于賓表記故

仁者之過易辭也鄭彼注猶解說也呂覽觀世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注謝也此當兼二義謂謝而解說之也蓋攝主不旅酬不歸肉于賓禮之闕多矣孔疏亦云賓禮有闕故祭後使人以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之故謝而解說之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鄭伯如晉聽成偉按鄭苦晉楚互爭久矣見伐見執屢書于册今聞有成自較他國爲尤喜故親至晉聽成也

禮月令水澤腹堅鄭注腹厚也又云今月令無堅張氏慮曰腹堅言其堅達于水之腹也偉按呂覽作水澤復高注復亦盛也或作復涑重累也此記釋文出腹堅云本又作複纊謂若無堅字則鄭說得之然正文既作腹堅則當从

張說爲是又按腹厚本尒疋釋詁文孔疏不引而云形體腹長故爲厚殊不可解

左氏成十二年傳刖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杜解言刖君戰乃相見孔疏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聘戰乃相見偉按云一矢以相加遺者曲禮下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子反之言蓋依倚此禮爲說而隱寓以射相傷害意故下文卻至直抉其隱而云禍之大者

易八卦取象偉按萬物包于天地八卦統于侌昜天昜地侌乾純昜坤純侌故以天地當之在天地之閒者有形之象二爲而峙爲山下而深爲澤艮昜隆于上兌侌缺于上故以山澤當艮兌艮下二侌兌下二昜者山下不虛無以

興雲雨澤下不實無以振河海也二者皆地屬故位爲少男少女無形之象二由上而下散者爲風由下而上奮者爲雷巽㑹承易下震易伏㑹下故以雷風當震巽震之二㑹以象地巽之二易以象天也二者皆天屬故位爲長男長女介于有形無形之間者其象亦二水火是也火因乎風通乎雷其質附地而炎天离者㑹入易中㑹體而易用故以火當离离㑹內而易外爲內暗外明故火外景也水源于山受于澤（凡河海皆澤其流者乃爲水　故坎象傳云水流而不盈）其气自天而灑地坎者易入㑹中易體而㑹用故以水當坎坎易內而㑹外爲外暗內明故水內景也二者一出下炎上一由上灑下當天地之間故位爲中男中女易中參互錯綜總于

八卦盡之天地間之形形色色亦總于八大象盡之其有山澤而無平原有風雷而無日月星辰者乎京地譬日月星辰天體也离或通象于日坎或通象于月乃事理相比附要非其本象矣

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以坎离代之者坎离得乾坤中交為得天地之心故六子中唯水火能代天行事如夏月天地气熱得水則涼冬月天地气寒得火則煖物之剛者水火能柔之物之柔者水火能堅之本久存者水火能消滅之當腐敗者水火能存固之鹽亦水之精諸穀皆是至百物性味气質因水火變化者尤不可勝記其功用固非雷風山澤所得比也

乾為天八卦本象

為圜天體圜也乾言圜而坤不言方者地體未必方也

為君首出庶物也

為父乾于六子本偁父也

為玉純粹精也

為金至剛也

為寒凡山必愈高愈寒知近天寒也

為冰堅剛而淸明也舊說皆以乾位西北故為寒為冰然乾當立冬坎當冬至不言于坎而言于乾知非其義也

為大赤孔疏取其盛昜之色也偉按詩曰我朱孔昜後世辟邪用赤色帛亦取其昜盛

爲良馬健之純也

爲老馬老亦易也

爲瘠馬醫家以肥者爲会體瘠者爲易體是瘠亦易也

鄭康成云凡骨爲易肉爲会

爲駁馬王氏廙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駁古駮字通經文亦或作駮

爲[illegible]果中含元精渾然一小天也

坤爲地八卦本象

爲母坤于六子本係母也

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云布会功月令仲夏毋暴布鄭注不以

会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事是也

爲釜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致養之器莫如釜故爲釜

爲吝嗇易主義会主利主利故吝嗇也

爲均崔氏憬云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偉按禮曰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亦均之意也

爲子母牛順之至也

爲大輿禮曰地載萬物

爲文楚語左史倚相曰地事文遜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偉按禮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亦性然也

爲衆繫辭下易一君而二民会二君而一民以会畫一二也坤六畫皆二衆之象矣

爲柄萬物皆附著于地也

其于地也爲黑孔疏取其極陰之色也

震爲雷八卦本象

爲龍龍亦蟄地而能奮起者虞氏翻作駹云蒼色舊讀作龍上已爲龍非也偉按虞以上云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故改此爲駹艮改爲拘兌改爲羔竊謂下文言爲長子及乾爲父坤爲母巽离兌爲長女中女少女皆已見上不嫌複出何獨龍狗羊嫌複出乎若以雜家等不復見爲例則坎之中男艮之少男亦不復見經固互有詳略也其訓駹爲蒼色亦無據又漢上易引鄭康成云龍讀爲尨則知經文本作龍矣鄭訓尨爲色雜則與下爲元黃複坤文言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

為玄黃乾坤始交于震也

為旉說文作尃布也震有宣法之義又帝出乎震布令之時也釋文又作專尃乃専之形譌虞訓作靜專非其義矣

為大塗此與艮為徑路反對太塗車馬所踐上疏鬆而下實徑路人足所履上堅實而下轉鬆震昜在下艮昜在上故以象之

為長子已見上文

為決躁孔疏取其剛動王氏引之云象雷之迅倖按二義兼之

為蒼筤竹象其下橫蓮也焦氏循云蒼筤別稱竹之竹

爲萑葦萑葦下根亦連也
其於馬也爲善鳴孔疏象雷聲之遠聞也
爲馵足馵蓋馵之形譌說文馵絆馬足也震下連故象馵足其隸變作馽莊子馬蹄連之以羈馽又作縶詩縶之維之
爲作足易動于下也取象則爲馵足取義則爲作足各有所當不相悖也
爲的顙
其於稼也爲反生生气動于下也
其究爲健俞氏琰云易長而不已則其究爲乾之健
爲蕃鮮震于時爲春究春之功化則庶物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風者八卦本象爲木者風木通气也巽爲雞交寅木則鳴亦其徵也八卦皆首本象而此先木者下所廣象于木爲多也

爲長女已見上文

爲繩直繩所以直木

爲工百工攻木者爲多巽爲木而繩直與工因之猶坎爲矯輮而弓輪因之也

爲白

爲長木性條暢也

爲高昜盛積于上也

爲進退一侌承二昜之下不能自主故初六爲成卦之

主六卦震巽主畫在下者六畫卦以下卦之下畫爲主艮兌主畫在上者六畫卦以上卦之上畫爲主亦云進退也

爲不果卽進退而究其心也

爲臭臧氏經義雜記云巽爲風風气也故爲臭偉按古義臭但爲气其訓腐气者當作殠或叚用朽有作臰者亦叚借耳此當从本義

其於人也爲寡髮髮者血之餘侌類也昜盛于上故髮寡

爲廣顙象二昜上盛也

爲多白眼眼之明在中虛其白闇也离中虛故爲目巽虛者下陷則闇処多故爲多白眼

為近利市三倍

其究為躁卦易窮則變故巽之究極則三畫皆變而為震之決躁人情卑巽至極多變為躁暴亦理勢然也

坎為水八卦本象

為溝瀆易流行于坎中也

為隱伏虞氏翻云易藏坎中故為隱伏

為矯輮矯輮須以二物夾之其美在中坎之象矣

為弓輪虞氏翻云可矯輮故為弓輪偉按此相因取象也

其於人也為加憂中易象心陷于坎中故加憂

為心病中易陷于坎也

爲耳痛坎爲耳故病應之

爲血卦孔疏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

爲赤孔疏亦取血之色偉按此亦相因取象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宋氏衷云易在中央美脊之象諸本皆作馬脊之象此从惠氏棟所引

爲亟心崔氏憬云內易剛動故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中易象脊則上下二一象四蹄以侌柔故蹏薄也

爲曳坎有泥淖之象需九三需于泥馬陷泥淖則曳足而行

其於輿也爲多眚輿畏陷畏險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戎馬還濘而止又成十六

年昭於滸梁書將戴晉侯又昭元年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乃毀車以爲行周禮大司馬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爲多眚

爲通水流行無滯也

爲月月者水體故坎爲月火日外景金水內景月水體而亦外景者蔡氏淸云月得日之光以爲光故兼外景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光輝外射也

爲盜彖伏健于侌中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虞氏翻云易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

離爲火八卦本象

爲日日者火體故亦外景

爲黿黿亦火也

爲中女已見上文

爲甲冑取以外剛自衞且與下戈兵糉也

爲戈兵离位南而司夏有强盛之象周禮夏官主軍政故爲戈兵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象虛中能容也

爲乾卦虞氏翻云火日熯燥物故爲乾卦也

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虞云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孔疏科空也䦨在內爲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艮爲山八卦本象

爲徑路解見爲大塗

爲小石健體所存者嵌也

爲門闕艮上連而下闕如門闕之象矣

爲果蓏象餘昜之留于上也剝上九碩果不食卽艮象矣震得乾下畫故亦爲健艮得乾上畫故亦爲果皆外乾之體也宋氏衷云木實謂之果艸實謂之蓏

爲閽寺宋云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

爲指艮爲多節人身之多節者莫如指故爲指

爲狗孔疏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

爲鼠艮有成終成始之義鼠肖子神子者子辰則爲夜半前四刻屬上日後四刻屬下日于歲則爲十一月冬至以前前易所盡冬至以後後易所生故鼠足前四趾後五趾爲前会後易之象十二肖屬易者趾數皆奇屬会者趾數皆耦唯子午爲会易之交故馬無趾象会易不分鼠趾前四後五象前会後易亦成終成始之義也故

艮爲鼠

爲黔喙之屬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虞氏翻云易剛在外按易以下爲內上爲外故多節松柏之屬偉按虞本似無堅字釋文一本然義無堅字無異也

兌爲澤八卦本象

爲少女已見上文

爲巫巫能以言辭說神兌爲口舌又爲說故爲巫

爲口舌兌上缺象口言舌者所以配之

爲毀折

爲附決𠫓附于上行卽決去也夬卽兌象義亦爲決又

剝言山附于地是居上者爲附也

其於地也爲剛鹵剛象𠫓下二昜堅實鹵地不生艸木

象昜气不能上出也

爲妾虞氏翻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

爲羊兌一𠫓外見二昜內守羊毛柔而性很故象之

易厥金厥鄭氏儀禮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注禮記曾子

問注皆以迎尸前之奠饗爲侌厭尸謖後之改設西北隅爲易厭陸氏佃云成人之祭無侌厭易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爲侌厭尸謖之後爲易厭皆非是吳氏澄从之謂厭者祭殤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偉按曾子問云攝主不厭祭則正主必厭祭甚明吳氏謂厭名不施於正祭其誤不待辨曾子問又云孔子曰有侌厭有易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侌厭易厭是曾子不知殤之別有所謂侌厭易厭者而誤以成人之侌厭易厭當之然則正祭之有侌厭易厭曾子已明說之陸說亦非也蓋古人無尸飫神謂之厭當西南隅闇处謂之侌厭當西北隅明处謂之易厭本正祭之名而宗子殤與庶殤及無後者之祭其節近似故

亦得此二厭名也

禮曾子問哀公辭又康子立于門右偉按哀公康子薨卒于孔子之後而此文孔子備其謚者蓋經係後人傳述而作故順便敘入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左氏成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皆其比

鄭氏康子拜稽顙於位注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偉按謂若康子之拜乃本國之君弔臣之禮則然耳故下接入鄰國之君弔云云疏誤

若義也鄭注若順偉按若者指其人之詞

語意與下令之祭者相呼應

易先天而天弗違偉按大人唯能默觀天運將啟先爲發

之而天運因以大啟家見爲天弗違大人者然夫子欲極形其功用之妙故如此立語其實總是大人不違天孔疏以爲天合大人王氏宗傳謂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蓋皆非下文人與鬼神亦是大人能默知其情若理故先之而人與鬼神莫能外其實亦是大人不違人與鬼神

禮曲禮祭祀不爲尸曾子問若厭祭亦可乎是當時人情已有以爲尸爲不安者故後世竟廢

詩苕之華芸其黃矣次章苕之華其葉青青朱傳苕陵苕也本艸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偉按苕霄一聲之轉集傳說是也孔疏引陸璣

疏云一名鼠尾者誤辨見郝氏尒疋義疏集傳又云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則似未安今凌霄花甚鮮盛而久鄭箋亦云紫赤而鮮又其葉青青集傳云然亦何能久哉按葉無不能久之理尤所未安竊謂此芸與體中之反與芸裳裳者華毛傳黃盛也朱子从之青青即秋杜之菁菁釋文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本文青亦子零反毛傳葉盛也朱子亦云盛皃是上二句皆形容其華葉之盛以反興己之不逢時略如萇楚篇夭之沃沃箋注疏亦未安不贅

左氏成十四年傳春秋之偁釋文偁尺證反偉疑此當讀平聲猶言也禮射義注述也國語晉語注說也呂覽當務注林氏堯叟云偁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偁不辭

禮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鄭注庶幾程式之率循也孔疏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陳氏集說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偉按武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已至極処加之卽爲太過爲求名故不敢如陳說儻父所行未臻至善爲子者亦將守不敢踰越之說乎殊不可訓疏牽扯伐紂成功尤與武王爲世子時事無涉注說自可通

左氏成十四年傳衞侯饗苦成叔杜解成叔郤犫偉按苦蓋犫氏通志氏族略漢有會稽太守苦灼叔字成其謚也雖討殺仍加謚如欒懷子之比下文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未死偁謚者乃作傳者順偁成文偶未及檢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

隱矣經傳中往往有之

平以叔申之封杜解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偉按古人定疆必封土以表之周禮封人爲畿封而樹之又云封其四疆此所封土以叔申所爲故云叔申之封葢其未就之址固在也杜云所封田者謂所封之內之田

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偉按不言夏者夏不釋奠也古者詩樂同師春已釋奠故夏不再釋上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書異師故詔者異人詩樂同師故詔者止一人

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章偉按此章陳氏集說最爲明晰蓋經文本衍一勿字也彭氏廉夫謂曾子隆于孝家欲致其終身之憂又謂君子加厚于親皆欲勿除患其過制焉耳按如其說則非弗能勿除也句自可通然凡未生子而喪親者皆當蹈無後爲不孝之大曾子雖隆于孝亦何至以此爲問且孔子所答過時弗舉過時不祭云云語气皆不相接况本章弗除字明承上章弗除轉下陳說之得蓋無可疑

左氏成十六年傳郤至佐新軍杜解于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偉按新上下軍罷矣句當移置十三年郤至佐之下然新上下軍之罷亦不在十三年自趙同

趙括之討鞏朔韓穿荀騅之卒新上下軍蓋已郎罷故繼立者唯郤至一人但前此不知的係何年至十三年乃可知耳

用利而事節偉按謂得神祐故民用咸利事節杜解得之

禮文王世子正術也鄭注術法也孔疏不可以私親之罪而于壞有司之正法也陳氏集說从之偉按正正之也言所以正國之法

詩淇奧猗重較兮猗注疏本作倚誤見阮氏校勘記毛傳重較卿士之車釋文重直恭反偉按上下皆言武公德行忽插入此句言車殊不類又車之重較亦無所證范氏處義謂較既出于軾上故曰重較戴氏震謂左右兩較呈之而處故曰重較皆尊強疏云但制禮無重較單較之文是孔

意亦未謂安也竊謂猗當从朱子訓歎辭重當讀如字較
亦正釋詁直也尙書大傳覺兮較兮注較兮謂直道者也
與本文下半句正同猗重較兮者歎其嚴重而正直也葢
寬綽者或歎于嚴正故繼之以重較嚴正者或至絕人故
又繼之以善戲謔戲謔者或以言語徼刻傷人故又繼之
以不爲虐總言其德行之相濟相成與上文疊用如字同
一筆意
禮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釋
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孔疏引皇氏云
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偉按皇說非也經文本無
貴宮觀鄭注可見經云諸父守貴室注謂守路寢諸子諸

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
通異語若經文有貴宮字鄭旣分下宮室爲二必不合
貴宮室爲一且旣以貴宮爲路寢又安得云宮廟通異語
乎是鄭本之無貴宮甚明汪氏中王氏引之吳氏澄不善
讀注反以詆之殊非是其親廟亦以此二字爲衍偁下宮者以對太廟言也
據下文諸父兼諸兄諸子諸孫兼諸弟此所指兼君及卿
大夫之諸父兄弟子孫言疏專指卿大夫豈君之諸父兄
弟子孫反不與守乎陳氏澔專指君則君或年老無父兄
或年幼無弟子孫者多矣其以諸父兄守路寢者路寢天
子賜命及歷代典章所藏故須以老成人守之諸弟子孫
之數必衆于父兄故以分守下宮下室也自孔氏不得鄭

意謬爲疏解王氏經義述聞云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而陳氏家以貴宮爲尊廟下宮爲親廟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陸氏謂太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廟胡氏謂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寢廟吳氏以貴宮爲四親廟下宮謂如魯仲子之宮緣經義于太廟下宮外本無所謂貴宮必欲添出勢不得不紛紛節外生枝矣

三老五更鄭氏文王世子注三老五更各一人蔡氏邕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必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非一人矣偉按王制凡養老有虞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饗禮今亡燕食禮之存于儀禮者則皆以一人爲賓燕禮則以其次爲介餘爲衆賓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祭義文同是天子親爲主也三老既當與天子行賓主禮則必非三人可知陳氏以鄉飲三賓喻三老不知三賓之上有介有賓今養三老之禮尊崇如此必不于其上更設爲賓之老甚明竊謂必準鄉飲則三老當賓五更當介羣老乃當三賓衆賓耳賓介各止一人則三老五更亦各止一人鄭注不誤也若禮運之文不過以三老與三公對言本不于三數取義與上宗祝等耳如文王世子以三公與四輔對言王制以三公與

九卿對言此特三字偶同不足定爲三人之據其所以名爲三五者蓋當時三老以三公爲之五更以五大夫爲之直言三公之老者五大夫之更者耳俯謂趙簡乃云三老五更禹貢九山九川九澤亦謂九州之山之川之澤耳俯謂趙簡乃云九山九川九澤左傳九道國語九土同而鄭氏文王世子注謂取象三辰五星樂記注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說既自歧宋氏均援神契注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亦以老更爲各一人而義復不同竊謂如此則三五字之屬美大一邊者何不可以釋之恐未爲是其蔡氏以爲更字爲叟叟老偁又云叟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家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以爲更矣按酈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嫂嫂即嫂字王右

軍書嫂字亦作㛐蔡又謂病作瘦而集韵瘦古杏切病也不以爲瘦字葢漢時有以瘦爲瘦者葢叟之小篆作叜更之小篆作㪅形近易譌故列子黃帝篇不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亦以更爲叟之譌蔡氏此說或得經意也

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黃氏震云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對以無及君出于喪之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偉按古人制禮皆本于喪之不忍而爲之節文以垂爲後世法如此經因實有不忍其親之喪乃不得[illegible]之法若皆以明知事所

必至而故爲是虛文則三辭三讓見于經傳者多矣何一不可誓爲明知事所必至而故爲是虛文者黃說恐未得禮意

反命于公鄭注白已刑殺孔疏公不遣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偉按謂使追之人以無及反命于公無及知卽刑殺故繼以公素服云云疏說殊紆曲其有司刑殺後自當白公但經文不具也

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偉按與卽王制與眾弃之之與慮卽後世慮囚之慮謂審行其罪也蓋常人則與眾弃之故刑于市兄弟則不與國人慮之故刑于甸師氏孔疏不與國

人謀慮兄弟陳氏集說與猶許也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皆未安而陳說尤强

禮運由此其選也鄭注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孔疏此謂禮義也偉按由從也此指上所言文意主誇上古而薄三代故云然然不足信凡禮記中有不可信者正不必强爲之說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鄭注勢勢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孔疏若爲君而不用上謹于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偉按去殺之也孟子則去之否乎趙注去之殺之也殃謂殃民也此承上示民有常句來如有不由此者當貽民說謂示之而民如有不由此者在勢位者則殺之而衆以

其不能如上古以德化民乃至用刑殺之則以爲殃民也注疏說殊紆曲于下文是謂小康句亦似不接此旣與家語文異不得泥彼解此也

易侌昜自然之理一一聖人所爲然易中卽有以一一取義者如頤之象口小過之象飛鳥鼎之象鉉耳离之象網罟皆是故繫辭言昜一君而二民侌二君而一民然則昜連爲一侌斷爲一一亦關自然之理矣神聖制作本非偶然八月下同

禮禮運是爲大假鄭注假亦大也是謂大大也陳氏集說假亦當作嘏黃氏震云今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于是

方氏愨云祝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偉按是謂大大殊不辭如陳說不應上下二句一从本字一从叚借如黃說則苟易其辭便可謂非假籍乎且既假籍矣又何所謂莫敢也方說亦嫌纖巧竊按尒疋釋詁假嘉也毛氏于詩假樂君子假以溢我假哉皇考皆以嘉也釋之此假字義當同祭爲吉禮故上文言是謂大祥此言是謂大假祥訓善假訓嘉善嘉皆吉義也家語作是謂大嘉是以訓詁代正字與中庸引假樂君子作嘉同義

左氏桓八年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解君楚君也顧氏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偉按

杜解不誤若以君爲隨侯則何左句文勢不完其忽言君忽言王者傳例楚人自偁其君偁君鄰國偁楚君偁王上句是探楚人之情而言故偁君下句是艮自爲隨侯討晝故偁王義各有當也

禮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臣衞君宗廟者孔疏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于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方氏慤云大夫有可去之義死于宗廟則爲變矣陳氏祥道云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偉按方陳二說似忘卻上文故國有患句云國有患是明謂君與大夫均死國難矣注疏說不誤易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是變辯

本可通段也

欲一以窮之孔疏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陳氏澔云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偉按二說似皆未安竊意謂欲操一術以窮究之耳蓋禮猶矩也操禮以印之而人心之出入參差無不立見否則更無窮詰之術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詩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揚激揚也其傳鄭風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此當同之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偉按如毛則爲反興如鄭則爲正興竊謂既云激揚何至不能流束薪鄭義蓋非且翫誦經文亦反興較有神味朱傳从鄭而改激揚爲悠揚竊謂

激揚可單言揚若悠揚則義重在悠謂其揚甚悠耳恐不當單言揚

揚之水彼其之子鄭注彼其是子獨処鄉里朱子集傳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歐陽氏修云周民謂他諸侯國之當戍者也偉按鄭說頗近節外生枝如集傳說則室家必無同戍之理竊謂歐陽說得之序云周人怨思焉此周詩而特提周人明對諸侯之人言蘇氏轍云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集傳亦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皆足與歐陽說相徵明睢諸侯不與周人戍申故周人之戍無更代還

歸之期而不能不懷思室家矣故云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按陳氏啟源引周禮大司馬職文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大祝大師縣師諸職文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及詩中周公東征宣王南征北伐以爲王師親征之證以駁朱子方伯連帥之說竊謂陳說殊謬孟子諸侯伐而不討若非奉天子命豈三王盛時即聽諸侯自相伐乎書紀魯侯伐淮夷徐戎豈伯禽亦不奉天子命乎左氏閔元年傳請救邢以從簡書是方伯連帥之救諸侯周固預爲憲章矣其見于詩者出車言天子命我無衣言王于興師彤弓序言天子錫有功諸侯而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旄邱序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皆天子用方伯連帥之明證葢征討用師有二道有用王師親征者有卽用諸侯之師者且卽王師親征而諸侯之師亦有從行大誥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可證而謂天下之大諸侯之衆皆須王師四出征討諸侯反晏然無事有是理乎朱子謂天子鄉亥之民供貢賦衞王室而已語誠小過然用方伯連率之說則墻不可易陳氏欲執一隅以駮之可謂不能讀書

左氏成十六年傳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解大任謂元帥之任孔疏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偉按注疏似于傳義不協竊謂大任謂軍職指元帥與戎

右言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軍職爲大任襄十四年傳吾有二位於戎路謂欒將下軍鍼爲戎右是戎右亦軍職之重者書既爲元帥又代鍼載公出淖書以鍼爲其子故助之載公是以一人專二任矣故云國有大任焉得專之非爲侮也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偉按染采以季夏者取其易燥捷于成事又經伏日暴者其色雖洗不落後世嬌豔之色以冬染者爲勝古所無也周禮染人夏纁玄秋染夏秋亦燥令也

禮運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孔疏以德爲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爲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則事行之須人御也陳氏澔云以

德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動無不和也陳氏祥道云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蔣氏君實云以德爲車示有所運也以樂爲御示有所執也偉按諸說似皆未安竊疑此蓋喻化之行樂記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先王作樂固所以化天下而樂須以德爲之本德化得樂則行愈速天子德足感人而又以樂風之則教化之訖于東西南朔也速矣豈必親巡歷哉故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左氏成十六年傳不亦識乎釋文不爲作音林氏堯叟云不亦識於禮乎邵氏寶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偉按杜解上二句云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意

亦與邵說合釋文偶漏林氏倚之爲說非也

禮記器而不改柯易葉鄭注用此不變傷也孔疏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偉按凡木皆不改柯竹箭松柏亦必易葉注疏說非也經謂不改柯之榮枯以易葉耳二者皆後葉既生前葉始落于易葉之時不改其柯榮枯之觀故云不改柯易葉

家不寶龜孔疏既以臧文仲居蔡爲僭又引白虎通大夫八寸謂大夫亦有卜龜偉按龜之可寶在卜（鄭注以龜爲貨其說亦偏）孔殊自歧其說其大夫以下有用卜者則請于國之龜人而用之魯語下老請守龜是也（韋以守龜爲卜人非是）白虎通之說益未足據

偉按春秋桓四年七年皆無秋七月冬十月昭十年定十四年皆無冬字范氏甯皆云未詳最爲致慎桓十四年夏五無月字公羊謂無聞穀梁謂傳疑即范氏意所不也付氏預皆指爲闕文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范亦云未詳杜則以爲繆誤皆不及范之愼至成十年公羊獨無冬十月而左穀皆有則縣係公羊奪文何氏休乎諸文皆强爲訓釋尤穿鑿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偉按合秩芻于季夏者以是時艸之滋液盛足又經伏日暴則乾透不壞今越中畜牛家皆于三伏日刈艸暴乾藏之以待飼九月下同

左氏成十六年傳吾與子國親于公室杜解親暱甚于晉公室偉按春秋時目公族之尤親者為公室文七年宋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成十五年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平公叔父）宋諸卿皆公族而卬肥尤親則謂之公室晉爲同姓之國故郤犨引而近之云然言二國親加近支昆弟吾字以國言猶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我亦以國言也

尒疋釋艸桃枝四寸有節邢疏書顧命云敷重篾席孔安國云篾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偉按凡竹節希疏者性粗硬節促數者性柔韌桃枝竹節相去僅四寸促數至矣故柔韌中爲席

又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桃笙桃枝簟也是桃枝席後
世常寶貴之矣

左氏成十六年傳于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服注
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
豹豹不忘宗國間白國佐爲魯請逆杜解僑如于是冢作
亂豹因奔齊偉按就昭四年傳則此當从服說無疑杜以
爲豹于此後奔齊故此及昭四年注諸多牽強又按文七
年傳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彼亦晉臣之出奔者與此
聲伯使豹正同弟賈季與酆舒同國故言因此豹爲齊臣
而欲其轉請于晉故言使下文云食使者不云食豹則聲
伯所使于齊師中者非豹明矣孔疏皆以曲說護杜未是

襄六年傳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服注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解言子蕩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孔疏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傅氏遜云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于賈季也偉按傳說得之善之如初猶謂此後以族誼相訃告餽贈如平昔也

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解靡夏遺臣事羿者顧氏炎武云杜氏云云仁山金氏家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篡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尒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偉按顧說得之唯云相之將亡而靡出奔則非是按竹書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是帝相旣亡靡始出奔以圖復夏祚不失爲有夏純臣若帝相將亡而靡卽出奔是靡棄君于難而自求活也殊礙理

禮禮器樿杓鄭注樿木白理也孔疏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陳氏澔云杓沃盥之具也陸氏佃云凡木不飾爲樿樿樹樿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勺加飾矣

偉按陸以杓爲斞酒器與上疏布冪同爲犧尊之用視孔之訓爵陳之訓沃盥具于義爲得其云木不飾爲樿則非是說文樿樿木也可以爲櫛中山經曰風雨之山其木多棷樿郭注樿木白理中櫛是樿本木名以其木理白故鄭云木白理也陸以木不飾詁之殊爲望文生義

禮鄉飲酒義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偉按魄說文作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謂前月大則合朔時早霸二日卽見前月小則合朔時遲霸三日始見書康誥哉生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也名曰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此皆以魄爲月之明于本經文義甚順漢書律厤志取劉歆說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成王三

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
哉生霸又孟康注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下魄月質也古文尚書武成
篇以生魄與生明對文而傳以魄生明死為十五日之後
此皆以魄為月之無光処蓋失之陳氏集說從從無光立
義引劉氏說晦前三日之朝朔後三日之夕云云糾結紆
曲于成字義終不可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
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竊按經以三月遲遲
象三讓以成魄象其終升如陸說則三讓之後且四讓五
讓至十五讓而終不升矣說皆非是蓋後儒不知魄之本
字作霸以魄為屬会故執定無光処為魄雖朱子亦不免
也又成魄有二日三日之異而此言二日者二日魄難見三

日則易見也

郊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

偉按注于居參二字殊倒置竊疑居字當連和字解和居

猶書言化居言以金爲幣通懋遷以和人之居也

以鐘次之鄭注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偉按鐘宋

本作鍾古鐘鍾字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屬官

有鍾官令丞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後漢書隗囂傳沒

入鍾官注同此亦鍾爲金幣之名之一證劉氏彝云先儒

考夏書無以鐘爲貢幣者

禮運是謂僭君鄭注僭禮之君也又是謂脅君注劫脅之

君也姚氏舜牧云脅君臣脅其君也偉按時解亦有以僭

君作僭天子解者竊謂鄭氏不誤郊特牲天子㪚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可移作此処注脚

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許氏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孔氏穎達以爲此據大夫有大功德者俱見禮郊特牲疏偉按許孔皆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

襄九年傳輸積聚以貸杜解輸盡也傳氏遜云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偉按輸字無盡義傅氏說泥于輸字从車亦未安人君發粟賑民謂必以車

葦運就所居而貸之迂矣竊謂此當與僖十三年輸粟于晉同義謂以此與彼也蓋輸之本義固謂以車遷賄引申之凡傾寫皆曰輸廣疋釋言輸寫也書呂刑疏輸寫也寫卽以此與彼之義

禮郊特牲受教諫之義也孔疏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偉按告祖作禰已有尊祖親考之義也句劃清此受教諫當專指立澤聽誓諫兼言教者尊之孟子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是君有受臣教之義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偉按方氏以黃衣黃冠爲蜡之助祭者之服竊謂鄭說不誤臘與蜡類記中本多以類次敘者上文記郊而首敘柴

卽其比

春秋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三傳皆同偉按據史記文公益姑乃桓公姑容之子不應父子同名姑二者必有一誤又按僖二十七年經書杞侯昭卒文十四年杞侯潘卒乃謚爲昭公高氏閌以爲非禮之甚

左氏襄十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解旌夏大旌也偉按如杜說則傳文當云夏旌今云題以旌大殊不辭竊疑夏者翟羽也周禮天官有夏采其職掌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綏卽綏字鄭注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綏卽旌首所注之羽旄其形綏綏因謂之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又司常析羽爲旌尒疋釋天注旄首曰旌說文旌析羽注旄首也是旌首建用五采羽

與旄牛尾矣然則旌夏猶言旌旄耳觀下文去旌卒享唯單言旌則知夏字特配旌成文孔疏以旌夏爲別爲之名亦未然也其桑林所用制或特異則不可攷

禮郊特牲敬而親之偉按執摯相見是敬親御授綏是親故曰敬而親之解家多未分明

論語不成人之惡偉按爲惡者不皆可諫故夫子只云不成其可諫者則自必諫阻義亦包在不成內

禮郊特牲私之也鄭注私之猶言恩也偉按猶言親之也儀禮喪服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子私其父父亦私其子論語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即此意子婦一體故亦以私言之

幽陰之義也鄭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易散之

也偉按下文𡻕之玄也以会幽思也幽会即会幽連語耳既以不用渠明幽会之義則使婦深思意自包在內不必訓幽為深也

然後焫蕭合羶香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為馨聲之誤也顔氏師古云羶者脂气薌者黍稷气于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為馨亦為迂曲矣偉按顔說得之王氏引之護鄭駮顔謂脂則用以焫蕭非取其臭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竊謂蕭之可焫不必藉脂下文取膟膋燔燎報易也詩取蕭祭脂不得謂脂非取臭此舉蕭黍稷不及膟膋下舉膟膋不及蕭黍稷文互備詩之脂即禮之膟膋膟膋非可染蕭當與黍稷雜蕭焫之耳

祊之爲言倞也鄭注倞猶索也陳氏澔云倞遠也方氏慤云索祭祝于祊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强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爲言倞也倞强也偉按方義本說文得之卽詩我孔熯矣式禮莫愆之意段氏玉裁云倞同滰滰者浚乾漬米也索求神似之朱氏駿聲云倞明也求幽于明也二說皆主申鄭然俱非是竊謂鄭氏解經本卓絕古今小有疏処何害大體後人但當善爲改補不宜曲護使轉入支離也

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鄭氏怠字絕句注云衆婦無禮冡婦不友之也石梁王氏讀同鄭而云友當作敢項氏安世作一句讀謂冡婦無得以尊自怠而淩辱衆婦令其代己

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
者皆當以毋字統之陳氏集說引劉氏云不友者不愛也
無禮者不敬也冢婦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己衆不
愛敬之也偉按當一句讀而友字略讀讀如字怠者謂以
舅姑所使之事委之介婦而已取逸也不友者謂己獨把
持不使介婦得與聞也二者皆爲無禮于介婦故須毋之
小栗見經者二一名榛一名栭榛之本字作亲禮曲禮下婦
人之摯榛鄭注榛實似栗而小詩簡兮正義引陸璣疏栗
屬其子小似橡子表皮黑味如栗字又作莘李氏時珍云
圓小如橡子者爲莘栗按榛之殼色及蒂如栗而肉味過
之一苞一實圓如橡子而長末尖今俗名珠栗栭一名栵

尒疋釋木栵栭郭注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廣韻栭楚呼爲茅栗也李氏云小如指頂者爲茅栗卽尒疋所謂栭栗也按栭栗今俗名野茅栗枝葉苞實全如栗一苞亦三四實特小如指頂耳其木未見有高大者郭云樹庳小者得之陸氏詩皇矣疏謂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輻今人謂之芝檽或别是一種榛栗古以爲摯今人亦珍之栭栗古人毖充食品今人以其細小亦不采取唯內則栭榛同列陳氏澔指栭爲小栗然庾氏蔚孔氏穎達皆謂栭合上芝字爲一物合鄭注自牛脩至桂爲三十一物之數按本艸木耳一名芝檽郞栭字是庾氏謂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者得之陳說蓋

未可據

禮內則樂其心不違其志陳氏集說樂其心喻父母子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偉按謂豕其心之所欲而又使之無惡於志也人子事親竟不可拂親所欲使必意不樂又不可陷親不義使親自悔與夙昔嚮道之志相違其中煞須斡旋陳說含餬

左氏襄十三年傳唯是春秋窀穸之事孔疏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顧氏炎武云古者既葬而諡故以為言偉按顧說得之兼言春秋者葬即須祭也杜解春秋謂祭祀其解窀穸則當从注疏杜解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疏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

埋也以其事施于葬故今字皆从穴按顧以窀穸為墓穴則後起義也

禮玉藻連用湯鄭注連猶釋也釋文力旦反陳氏澔破作湅云洗也洪氏頤煊讀作爛引淮南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連讀腐爛之爛為據朱氏駿聲讀為瀾謂卽內則之燂潘所以頮也偉按連無釋義朱氏謂注與釋文未審以為何字陳說亦無據洪說雖不同鑿空然于義究牽强朱氏以為燂潘則下不當云履蒲席矣說尤非是竊疑連當讀如字廣疋釋詁二連續也湯說文熱水也謂豫儲熱水于側及浴將畢乃續傾于杅內使不冷也其注疏謂此時洗足則于事理當然十月下同

視下而聽上孔疏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偉按視下則聽豈得仰頭面向上聽上者謂臣之聽注意在上也其云聽尊者語宜諦聽得之

左氏襄十四年傳而暴妾使余孔疏言暴虐使余如妾偉按謂以虐待婢妾之行使己

增淫發洩偉按增增益也淫浸淫也言增益浸淫之既久而發洩爲逐君之事林氏堯叟謂增其淫慝未是

禮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注疏二拜字句末賜字自爲句陳氏澔下二賜字皆屬拜字爲句云本朱子說偉按陳說失之下云衣服弗服以拜則此固當以乘以拜服以拜爲句矣末賜字另提鄭

注謂卿大夫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陸氏佃云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王氏圻从之云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按此処陳氏引左傳申注甚是左氏昭四年傳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是注說經本有明證也陸說非是王氏不明臣事諸侯之理尤謬

上大夫曰下臣皇氏以爲對它國君熊氏以爲對己君孔

疏从熊偉按左氏傳展喜對齊孝公曰使下臣犒執事僖二十六年西乞術對晉文公曰使下臣致諸執事文十二年傳郤至對楚共王曰施及下臣又曰下臣不敢成十二年傳皆對它國君其對已君無偁下臣者則皇說是也若然則下大夫以下皆當爲對它國君鄭注謂下大夫自名于他國君曰外臣某孔據此以爲經但云自名不云外臣爲對已君之據然按左氏襄三年傳士匄對晉悼公曰使匄乞盟亦不偁外臣是大夫于它國君或偁外臣某或亦可直偁名也又上下大夫亦可通偁故展喜偁下臣而士匄自名

左氏襄十七年傳左師爲已短策孔疏引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

為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偉按疏說似曲竊疑為當讀去聲策謀也上文不如盜之乃無如何之舉左師自慚已無長策爲此過華臣之門必驟也

十八年傳令茲主必死偉按茲年也見呂覽任地注

禮大學於緝熙敬止朱子章句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偉按詩之體例止只作語詞此引以爲止於至善之止亦斷章取義也又朱子分敬止作兩層似不如从舊說作敬其所止解較爲直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陸氏佃云若應大夫士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吳氏澄云陸說于文爲

順此蔡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而無爲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偉按陸吳二說得之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則宗子爲士固得攝大夫祭也故喪亦得攝之

左氏傳楚囊瓦字子常 昭二十三年傳 王氏引之云常讀爲嘗大盈也瓦質偉按常裳之本字說文常或作裳詩乃生男子

載衣之褻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之字常猶楚公子辰之字商衛夏戊之字丁以對舉錯舉為義也王說未然

郤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傳）王氏引之云宛當讀為怨夫定曰無怨無惡周禮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偉按王氏亦非宛與婉通管子五行然則天為粵宛注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生佐惡而婉婉之字惡猶鄭駟蔑之字明公孫黑之字皙以相反為義也

左氏襄十九年傳光殺戎子杜解終言之孔疏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壬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于朝故知傳終言之偉按傳僻光殺則殺蕊在未即位之前言光見其未為登君也蓋光

恨戎子甚故不待卽位當靈公病甚卽殺之故傳次其事
于靈公卒之前其尸諸朝自是尤杼之僭妄

禮少儀不道舊故鄭注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朱子云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
殺之類偉按論語曰故舊無大故此以舊字包故舊故卽
無大故之故周禮宮正國有故康成云凡非常也荀子王
霸而好詐故法事變也此亦謂舊識不經之事可資笑謔
者好戲狎者多喜道之故以爲戲鄭訓故爲過失得之朱
子說尤爲切近解有以舊故作故舊解者非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以爲口實杜解口實但有其言而
已孔疏但有徵責之言實出于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讉讓

也今本云下無口字非是據宋本增 偉按口卽士憎茲多口之口實謂徵據謂晉執不朝之據以責鄭也蓋國有患難則不得行相朝禮文十七年傳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昭四年傳曹邾辭以難故上文言大國若安定之則可以朝夕在庭無待辱命若不恤其患難而又以不朝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矣

十一月下同

而使黜官薄祭杜解黜官無多受職偉按黜官謂減損家臣之數管仲以官事不攝爲侈則黜官乃所以爲儉也

禮樂記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鄭注象光耀也形體貌也偉按此與易解不同謂天地成自然可法之形象耳是總結上文語故繼之云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

極幽而不隱鄭注極幽謂歌者也孔疏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陳氏澔云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于人也偉按此句疑亦謂舞者極幽與上奮疾反對謂舞者雖奮疾而不至于拔雖極幽而不入于隱耳若武之遲之而又久及致左憲右郎舞之極幽処也

角觡生鄭注無䚡曰觡孔疏䚡謂角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偉謂孔謂鹿角之屬得之其解䚡字則非按觡之言格也謂角有枝格玉篇無枝曰角有枝曰觡鹿角之屬有枝格故曰觡鄭云無䚡者說文䚡角中骨也按本艸名

角胎牛羊角虛中者有之似肉而實骨今俗呼肉角段氏注謂骨當作肉字之誤者失之角之有枝格者無䚡有䚡者無枝格是鄭義亦得通也說文䚡骨角之名也謂角中全實如骨即鄭無䚡義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釋文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偉按齊侯絕句者是以齊侯向下讀者蓋以于下文對曰爲順然按此爲臧孫不欲受齊侯田而發則言伐晉者自當出自臧孫之意非齊侯偶然及此也對曰上不敘齊侯語者傳省筆耳

禮樂記武亂皆坐鄭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王氏讀云武亂武之治也陳氏澔云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

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偉按武亂行列豈倘成樂王義雖本尒疋然武治皆坐亦究難解陳說得之其坐蓋在下文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去樂終僅一成故以亂目之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戍郫邵杜解取晉邑而守之偉按蓋暫守之以爲退師之路博物記云垣縣有邵郫之阸蓋要道也郫邵二地名郫在河南捡源縣西百里有郫亭文六年傳趙孟使殺諸郫邵在縣西百二十里有邵原關與山西垣曲縣接界垣曲卽垣縣本邵公分陝之地故關以之得名

禮樂記名之曰建櫜鄭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

曰櫜鞬櫜言閉藏兵甲也孔疏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于府庫而鞬閉之史記集解引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偉按王說似可从如注疏說與上句使爲諸侯不接故陳氏澔从鄭說而以爲錯簡云當在將帥之士之上然按史記樂書家語辯樂解韓詩外傳皆與此同不應四書同錯簡也又按馬季長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于鞬櫜字从革作鞬葢馬讀建爲鞬義略與鄭近王氏引之駁鄭宗馬殊亦不必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杜解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王氏引之云沒沒貪也偉按沒

沒昧昧之段借戰國策趙孝成王篇沒死以聞史記趙世家作昧死以聞國語晉語九聞沒字明亦以沒爲昧之段故反酟字明是沒昧古字通也以宣子不能審國家貳壞之機故以何昧昧責之戒貪意尙在下文釋文音妹得之訓沈溺亦未是

不可與也杜解言不可與等也偉按與謂相與也預言其難相與以戒之

其上一也杜解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孔疏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偉按杜說不誤孔

未得其意蓋御有爲人下之義故以爲所御者爲上但雖在己上而分之相去有限射犬欲執一定之分待骼蹀不肯適于卑下故太叔又以部婁無松柏戒之

部婁無松柏杜解喻小國異于大國孔疏引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偉按此亦杜注之遜于舊說者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偉按下車搏人右之事抽弓而射左之事此並以皆言之見二子材藝畢給又按文義蓋二子方收禽挾囚而射犬已弗待而出乃皆捨所禽獲而超乘也

禮樂記審一以定和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孔疏人聲雖

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偉按注疏說誠有可疑諸儒有以樂同出于一气言者有以樂原于性之一言者又似說得過高于經義亦仍未安竊疑一謂中聲也作樂者必以累黍取中聲首審乎此然後因之損益而十二律之和以定否則不失之高必失之下又何以定樂之和平

春秋時伯仲之偁似不盡以其行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紇非仲也而字仲孟莊子之卒也季孫曰秩爲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是羯非伯也而字伯此與智伯趙孟之相襲爲偁者又復不同

禮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孔疏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雅字疑誤）感動人心如中當于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于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于珠郝氏敬云如抗七者歌之法也偉按郝說得之上謂歌者提聲使高如抗謂其聲如或舉之下謂撇聲

使下如隊謂其聲如物之隊下也曲謂聲之旋轉如折謂轉処分明如物之折也止謂聲止歇如槀木謂其聲寂然無餘韵也倨謂聲之轉処硬直其體方故中矩句謂聲之轉処柔和其機圓故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者端緒也謂前後接續呼應其緒相引如貫珠也

雜記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処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其解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云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熊氏安生云若

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堊室郝氏敬云大夫次于公館喪除後歸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于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又云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應氏鏞云旣曰練而歸又曰次于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復也姜氏復英云倚廬卽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治偉按鄭以公館爲公宮之舍以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爲未練時皆得之餘說恐未然邑宰士朝廷士居喪之異經無他證詳本經文意則唯辨大夫士之異而不及分別邑宰士與朝廷士注疏及諸說之所以紛

綜者皆起于士次于公館一語竊謂此乃追言之辭謂當未練士次公館之時大夫則居廬士則居堊室言不特歸有遲早卽同次公館而所居之處亦不同也文義本極明順又按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是疏賤者居喪之處與親貴者不同經有明證鄭彼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爲證按彼說不誤賈氏公彥云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而鄭此注謂朝廷之士亦居廬殊無據孔氏謂士有親不親之異熊氏謂天子諸侯不同皆欲曲通鄭說牽强顯然次卽喪服小記父不爲衆子次於外之次謂居廬堊室也廬堊室當在中

門外然大夫士衆中門外不能容當散爲于公宮近処故以公館統之鄭氏以公館與廬堊室爲居喪之三地尤爲凡說應氏以士次于公館爲旣歸而復亦屬强解至姜氏謂公館卽倚廬尤非是閒傳斬衰之喪居倚廬旣練居堊室曾聞有于倚廬中終喪者乎若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彼公謂公士大夫有地者故與天子諸侯禮不同注疏甚明尤不宜牽混入此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疏皆以爲武王崩後周公攝政時事偉按郊禮虞夏商已相承行之攷竹書武王在天子位六年豈有六年中不一舉郊祀之理又按禮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與

散軍郊射虎賁脫劍並言則明堂分明爲克殷卽行之事然則郊祀明堂皆當爲周公相武王時事也注疏之失正與禮大傳明言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而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及文王者以上方言成文武之德故不可兼及文王其實文王亦同追王也）解家指爲成王時事其誤相同武王在位而二經以郊祀明堂追王屬之周公者蓋武王克殷已在旄期倦勤之年其禮皆周公所定古人从質因直目爲周公耳故中庸特著武王末受命一語末猶老也以見武王年老所以以追王諸事屬周公之意則此經以郊祀明堂屬周公者義亦當同之也堯尙在位而孟子流其工諸人竟屬諸舜舜尙在位而禹貢直目爲禹古人原不以此

爲據也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欲殺公以說于晉釋文說音悅又如字又叁人以莊公說釋文說如字又音悅偉按兩說字初看似相應然細按之以說于晉者欲使晉聞而快心以釋見伐之怨應讀悅以莊公說則晉師臨境使隰鉏慶封以此爲解應讀如字釋文一先音悅一先如字正煞有分曉

禮雜記上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偉按服之則嫌與新君相亢故不反服下句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孔疏服之則爲新君之恥得之

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叁降晉又使其衆男女別而纍隕降鄭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降楚偉按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劉氏炫解男女以班謂哀元年

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是班辨古字通也杜釋男女以辨謂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是別而纍即以辨以班義也其所以如此者葢示男將爲僕圉女將爲婢妾不敢自爲室家之意以爲降服杜以男女以班爲賂晉劉氏駮之良是

襄二十五年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解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引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必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于陳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葢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又引服虔說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偉按三說劉較近是應德宜時年十五講

此云致猶還也民謂戸籍地謂地圖陳之降也當獻此三者于鄭鄭不滅陳故須行還之而去偉謂此說實勝禮雜記下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則三者始時陳當以三官獻鄭亦當以三官受故亦使三官還之也書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舊說謂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三官軍行當从侯國止此三卿鄭不得于子展子產下別有司徒司馬司空此當謂其官屬云司徒司馬司空者以所主事目之耳劉云權攝則恐未然服氏說孔氏駮之已明杜說于文義未順禮記雜記上上介賵鄙孤須矣埋文从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偉按陸說是也上三節傳孤某者弔是容致其

君之命含襚皆先君親身物故主孤須偁名賵則送葬之具于含襚爲親臨則用臣禮入門右于弔爲輕故主孤但偁孤不偁名今本注疏二節皆有某字疏本上客臨節無某字校勘記所引諸本亦俱有某字則誤衍久矣

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客給使者入設乘黃于大路之西孔疏爲客所使故曰客使由在也校勘記謂衞氏集說在作左按左字亦未安偉按客使卑于上客之偁卽上介自由皆從也下謂南也庭以北爲上南爲下此申言執圭將命之儀上介從車南繞出車西而升將命也儀禮旣夕賵不升堂將命者以柩在庭與此異乘黃疑設于大路之東喪禮陳車尊西旣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是道車稾車之次于乘車者在東矣馬當亞車覲禮路下四亞之故上介升西階

云由路西也注疏說似曲

上客臨釋文臨如字視也徐力鴆反偉按徐音得之左氏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陸音力蔭反此當同之其音如字者蓋因鄭訓視也而誤按儀禮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本篇公視大斂檀弓下君臨臣喪是君之于臣宜言視言臨此使臣于君殊非所宜直當訓哭耳鄭說失之其云相執紼者謙詞然耳

臨者入門右鄭注不自同于賓客孔疏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姚氏舜牧云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爲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

若聘禮有私覿然非也偉按姚說失之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經有明文且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云者本預爲使臣私事而發若公事弔含襚賵則旣以賓禮行矣此語無所施之左氏昭二年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受勞亦使臣私事儀禮聘禮公事無拜私事有拜而語意與此相類則知私事無所不用此語而公事固不用也其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云云者是敘來臨之由非謂代君臨也若以爲代君臨則當如弔時之不入門右矣孔氏不誤

愚慮錄卷四終

愚慮錄卷五

戊子

諸暨陳　偉

禮雜記上含者執璧將命節鄭注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近解家謂含者次介襚者自次介以下偉按鄭不知何據斷之爲介據賵特標上介則此含襚蓋皆正使自爲之其臨特標上客者則以有上介賵一節間之也十一月下同

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俗本注疏有作門左者誤東上偉按此與聘禮私覿相準然儀禮私覿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而此東上者私覿由門外入故當承命以賓禮行事此上文臨者入門右介者皆从之立于其左東上則云立于門西者卽自東移立之耳不便使諸介紛然改位且嫌驟

欲自尊故仍東上也
剛明者患不能隨能隨必爲从善柔暗者患多所隨其隨無非依附故隨卦三易爻初五皆吉四雖凶而于義爲无咎三会爻雖以二之居中得正而與三上同无與辭然俱不言凶者以柔隨人固可免凶但于道義有違耳爻象特于九四發之○初不得應不遇而別擇所从之象故官有渝而出門交有功象云从正吉言善所擇也云不失言得所隨也五居中得正而下應二故爲孚于嘉吉四之不得應與初同而所処異居下者不遇可以他擇居上者所隨不諧必受其凶然本非以私相隨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言其義凶謂義固當凶耳言明功則凶在一時而功在

萬世矣故爻辭亦言有獲云貞凶者謂事雖正而所遭凶也会性非易不隨庸愚聚処莫適聽从有雄長者出其羣然隨之二比初而不能隨四三近四而不欲隨初故二爲係小子失丈夫三爲係丈夫失小子二所隨賤故不言得三所隨貴故隨有求得云利居貞者戒之也象于二曰弗兼與知二之亦欲隨四于三曰志舍下知三之不欲隨初希榮慕寵会性所同二特爲三所隔又不能自立不得已而隨初耳知二之丈夫非五者君子之隨能固遠千里外之賢百世上之聖私淑从之唯其應也他事亦然故三易爻皆取義于應小人之隨必比近故三会爻皆取義于比且二與三互義三之小子爲初則二之丈夫必四矣上六隨之極說之盡而所処比五五居王位上所至欲隨

者也故有拘係之乃从維之之象云王用亨于西山者王謂五亨通也西山地処上游而多險欲隨如是王化無不通矣又按內卦動體有所隨不固之象故初言有渝而二三皆言失外卦說體有必說誠服之義故四五皆言孚而上言係維蓋下之隨上多因于分位故時有變動上之隨下非深說之即不隨之矣故所隨必摯 十二月下同

禮雜記下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偉按此謂大夫士于諸父昆弟然則大夫于諸父昆弟且有終身同宮者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只是大概說又以見古人一宮之內屋室亦有多寡不同禮經言宮室処亦是就多者言之耳

魯孝公名昭其弟湣諡昭公陳文子名須無其子桓子名

無字豈周人諱名之禮並獨不然邪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皆云曾參字子輿釋文于論語里仁參所金反于學而及禮記檀弓所金反又七南反近讀皆从所金反唯王氏引之从七南反云參讀爲驂名驂字子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偉按王音得之云讀爲驂則恐未然此蓋取參乘之義不煩破字也

孟子不動心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豈好辯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偉按一政先事一事先政者不動心章據知言立文是以我度彼之詞故先料其政治之乖而後決其事功之隳故政先于事豈好辯章據邪說者立文是以下累上之詞則必本

其行事之謬以干及于朝政之壞故事先于政立言各有當也

春秋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傳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偉按傳似未得經意此蓋爲爲臣討君以獎亂人故卿貶書人鄭良霄獨不貶者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又賦將仲子人之多言以諷之是會中唯鄭獨能明君臣之義與諸國同會而不同志者也故既書良霄名又進之宋上以表異之不先晉者晉主其事首晉所以罪晉也

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偉按此乃各相其君賦也傳不言者蒙上文耳觀上句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可見

襄二十七年傳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解烏餘以地來故詐使封之效致也使亝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亝下漏衛字偉按杜謂效致也是已餘恐未然兩封字皆謂封域蓋烏餘雖取亝衛魯宋地四國未服未能家定封域觀八年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可見胥梁帶僞若晉爲定其封而歸之使烏餘來受受封猶言受地耳又使四國僞若致晉所定封內之地于烏餘者然謂致邑封烏餘殊近節外生枝

己丑

論語雍也章朱注子桑伯子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偁子

桑戶者是也又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処夫子譏其欲同人道于馬牛（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処）又云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偉按伯子之行如此既與仲弓不類于南面尤非所宜仲弓無緣引爲質證竊疑此蓋仲弓平時嘗有此問說門人以居敬行簡一語括盡君人之道故引之以證可使南面之實文法與片言折獄章略相似注疏分仲弓問下自爲一章亦未安（七月）

慕廬錄卷五